

## 第五章 結論

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音樂教育的傳統，歷代帝王都有作樂，黃帝所作的樂是「咸池」、顓頊的樂是「六莖」、帝嚳的樂為「五英」、堯的樂是「大章」、舜作「韶樂」、禹作「大夏」、湯作「大濩」、武王作「武樂」，到了周公「制禮作樂」集其大成，最後再由孔子繼承了周朝禮樂文化的傳統。孟子作為孔子思想的繼承者，但是孟子對於樂的論述不多，從《孟子》一書沒辦法得知他對樂教的完整看法。雖然論述不多，無法判斷其樂教思想如何，但是從其教導君王之樂與民同是比自己獨樂更快樂的，還是可以看出孟子認為快樂應建立在與人共同的和樂上。如此對照於孔子樂教對於快樂最高的境界在「繹如」，也就是內外合一，以及荀子的樂論所言：「故樂在宗廟之中，君臣上下同聽之，則莫不和敬；閨門之內，父子兄弟同聽之，則莫不和親；鄉里族長之中，長少同聽之，則莫不和順。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，比物以飾節者也，合奏以成文者也；足以率一道，足以治萬變。」依然可以推論孟子對於樂教的看法大體上應與孔子、荀子相去不遠。最後荀子生處於戰國末期，政治上禮壞樂崩，國與國之間彼此兼併征伐，學術上又有墨子之學流行，荀子對儒家禮樂思想的復興與傳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所以本篇論文，主要則是針對孔子與荀子來研究。

孔子的樂教思想分成了幾個主題來討論：「詩與禮樂」、「仁與禮樂」、「樂的本質、意義與美善」、「樂教在其他層面」。

首先講「詩與禮樂」：一開始先討論什麼是詩、禮、樂。「詩」是人們美善的心志的抒發，「禮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行為的美善狀態，「樂」是人類內心情感的喜悅，而禮與樂從內在實質而言又是同一的，只是一個關乎外在行為的美善，一個關乎內在情感的喜悅。之後主要討論三者關係的文句是「興於詩。立於禮。成於樂。」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。經過討論而得三者的關係有兩種，一是「從個人心志的興發，到以禮樂成就人類共體的美善」，二是「禮之立、樂之成，是要興發於詩；詩的興發、樂之成，是要由禮來建立的；禮的建立、詩之興，是要

以樂作為其大成的。」此三者彼此不僅有「層次上」的關係，更有彼此間最美善的狀態都是要透過彼此相互建立的關係。

其次論「仁與禮樂」：「仁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，對於「仁」的意義的明白，主要是透過者兩段文句：

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 學而

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 雍也

這兩句分別論及了仁的「開始」(本)與「實現」的狀態，而在本與實現之間也帶出「為仁」的方法。在對「仁」有了基本了解之後，接下來從《論語》中找出所有有論及仁與禮樂的文句，並從中挑選出直接討論仁與禮樂二者之關係者，總共有兩句：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 八佾

顏淵問「仁」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，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仁乎哉？」 . . . 。 顏淵

從這兩句得出了結論就是「仁」與「禮樂」既是彼此的目的也是彼此的根本：仁為禮樂之本，亦是推行禮樂所要達成的終極目的；所以「仁」的理想卻又要透過禮樂的教化來推行，「禮樂」之美善共體的理想也要透過仁來建立。而這個「仁」與「禮樂」互為本與目的的結論也可說是樂教很重要的原則。因為「樂教在其他層面」這節，是將《論語》有關於樂而尚未在之前的討論禮被論及的文句，作補充式的整理和分析，而這些剩下來的文句即使散落在各篇章，卻依然依循著「仁與禮樂互為本與目的」這樣的原則。好比：孔子唱歌遇到也很會唱的人，不去爭強而破壞人與人的和諧，反而退而為對方和聲，去成就對方的歌；對於「女樂」的放縱讓君王不上朝的無奈，對於禮樂的頒布應該出自於天子，對於雅頌的各得其所，這些都是以仁使樂而不至於犯上作亂；對於子路的音樂，過於展現力量技巧的批評，是能升堂表現以技凌人，但不能像曾點一樣，其音樂不是在展現自己

的力量，而是要成就人在面對人時（好比聊天各言爾志時）能和．．．都可以看出仁與禮樂的關係密切。

再者是「樂的本質、意義與美善」：則是講孔子樂教的核心，討論的文句有

「子語魯大師樂．．．。」

「儀封人請見．．．。」

「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

這三句從音樂與快樂的境界講樂的本質、樂的人文創制的道理與意義、作品創制的最美與原則，此三者乃「樂之極致、文儀之極致，及美之極致」<sup>1</sup>，而「樂」、「文」、「美」就是樂教思想的核心，所以「樂在其他層面」一節中，可以看到孔子對韶樂的讚嘆、曾點志向的認同、成人之文的要求、禮樂不應只是物器展現、樂不應是求外表之表現、歌詠以教人，都是關乎其樂教思想的核心。

最後整理出「樂教在其他層面」：在「詩與禮樂」、「仁與禮樂」、「樂的本質意義與美善」裡，討論了許多文句，然而《論語》還有很地方都有關於樂的句子，於是集中在此作討論，而在經過整理後可以發現，這些散落在其他各處的論樂的部分，不論是在面對為政上、面對其他個體、面對外在的表現．．．等各種層面上，依然依循著孔子樂教的原則（仁與禮樂）、核心（樂的本質意義與美善）。可見孔子的樂教並非散亂隨意沒有主題，在通盤整理出《論語》中看似散落各章節關於樂的句子後，現孔子的樂教其實是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，且每每越加研究越覺得其義精微而越感顏淵之嘆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！」（《論語·子罕》）。

關於荀子的樂教思想，分為三部分論述：「性惡論與樂教」、「樂教體系」與「對於墨子非樂的回應」。荀子的樂論是其樂教思想的核心，但是其構成其實有兩大要素，一是他的「性惡論」以及對非樂上的批評。「性惡論」的論

<sup>1</sup> 譚家哲，《論語與中國思想研究》頁 274。

證：「人性順之惡，先王導之善」這種「性惡善偽」直接影響了其樂的論證：「樂順情則亂，先王導之善」；而對「非樂上」的回應則影響了其「樂論」的章法結構還有內容。而其對墨子的批評的主要論點，也是從其「性惡論」延伸而來：墨子主要論點在證明樂是沒有利益的，從功利角度來反「樂」；而荀子則批評墨子不能忽視人對快樂的追求是必然的，不管有沒有好處，都是得面對，而面對處理的方法就是讓先王來制定禮樂以教化，這樣的「樂」不僅僅滿足人們內在對於快樂的就追求，更由於其影響是善良的，所以樂作用在當代也是有各種的利益與好處。

《荀子·樂論》的結構基本上就是順著這兩大脈絡來論，一是從先王之樂能由內在感化人心，使人心和樂以回應性惡說的順性則亂；一是從外在作用在現實，依然有許多好處，甚至可以天下太平，解決當時國與國相互征伐的紛擾，以回應墨子學說認為樂沒有實際效用。「樂論」許多段落的行文，都是以此由內而外的在論述。

最後，在了解孔子與荀子的樂教思想之後，經由比較我們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：孔子與荀子的樂教在內容上是很相近的，樂的悅樂之美在同樂和樂、認為樂不應過分強調外在表現（反對鄭聲）、禮與樂的關係密切而且彼此相關、對樂的追求不應過分而要有所節制．．．等等，這些內容大致上是一致的。而其最大的差異則是在其核心思想上，孔子的主要思想是「仁」，而荀子的主要思想是「性惡」。所以孔子的禮樂是與仁互為本與目的，互為成就人與人關係、共體之美善；而荀子的禮樂則是為了處理人之順性而亂而由先王制定的，是要節制人，並導化人向善。從這個差異點其實又可以延伸出孔子與荀子的不同，因此孔子的樂教往往不是從實用、效用或是利益來說的，而是從「道理」來說，如何才是人與人關係的美善、如何才是人類共體的道理、作品應如何才是美；而荀子的樂教則比較偏重效用，好比對於亂世的治理，人心的感化向善。

所以孔子與荀子的樂教即使在內容上很相近，但是其本源其實是有很大的差

異，而這樣的差異亦會影響人們對於內容的理解：孔子繼承周公「制禮作樂」，透過禮樂，致力於道理的實現；而荀子的禮樂即使也講道理，但是已經開始注重效用，這種實用的精神，自然也就開啟了法家的思想。

至於《禮記 樂記》則是漢初的作品，其中有許多地方與《荀子·樂論》相應，似《荀子·樂論》的延伸。但是由於《樂記》不必像荀子一樣得面對「墨子非樂」以及「性惡說」，所以能更深入的探討樂教的各種問題：或者將荀子的論點延伸論述，或者另闢新的觀點。由於本文專注於其與《荀子·樂論》的比較與二者的關係，其中關於《禮記 樂記》有許多義理的部分仍未窮盡其道理，尚待往後的研究

以上就是本篇論文的三大主題。其實在研究儒家樂教思想的過程中，研究的問題越多，就更越覺得儒家樂教問題之廣博精深。關於儒家樂教的討論，本篇論文只從《論語》《荀子》與《禮記·樂記》作討論，所論及的問題僅是滄海一粟。

《尚書》《左傳》等文獻都還有關於樂的記載，《史記》裡也都還有孔子論樂之言。<sup>2</sup>甚至連今日所研究的孔子的樂教思想，也都沒把握能是否真的完全掌握其道理，以其散布各處的論樂篇章，竟然能一以貫之，依循一定的原則與核心，實在令人讚嘆，而其中是否有更精微的體系架構或是道理，尚待日後的研究。今日因筆者能力有限，只能對儒家樂教作這樣的研究，也期盼這篇論文可以作為往後研究樂教的開始。

---

<sup>2</sup>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中，講孔子學《文王操》之事：說孔子從此曲之曲調，學到認識作曲者的人格精神的過程。